



黄土风情

涝池

呼延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黄土高原的每一个村子都会有一个涝池。生活在黄土旱塬的人们,对涝池总是情有独钟。岁月流逝,记忆中的涝池,总会让人魂牵梦绕,难以割舍和忘怀。

涝池,是那个艰苦的年代早原人民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它贯穿生活始终,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的故乡张鑫科村位于宜川县北部塬上,毗邻原始森林陈家山。那里塬面宽敞、群山环抱,土地肥沃、环境优美,但当时只有村东头沟底有一股清泉,甘甜清澈的泉水汩汩流淌着,供养着全村几百口人。合作化时期,一家人的生活用水全靠这股泉水,为了不影响到生产队上工干活,乡亲们总是起早摸黑来到这里,村里一早一晚总会看到他们赶着毛驴驮水的身影,非常辛苦。常记得天明,睡梦中就会听到有人赶着牲畜驮着一对大水桶叮里咣当来回走动的声音。我大说:咱老农民都这样,勤俭的人儿是不睡天明觉的,赶在上工前,水缸是要驮满的。那时候我常想:要是能生活在川道里该多好啊,

随便就可以挑一担水回家了,大人们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后来,村上修了涝池。在那个年代,一涝池的水就是一笔财富,方便了乡亲们取水。我们村的涝池位于村子正中间,一棵伫立村头的百年古槐与它日夜为伴,右边是生产队的东场院。涝池呈巨大的圆锥形,上口直径大约四十米。涝池地势稍低一些,下雨的时候周围的雨水就会源源不断流入池中。涝池两边各有一棵大柳树,与村口那棵老槐树遥相呼应,默默陪伴着这塘池水。小时候,我对水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这涝池了。看到这么大一池子水,感觉涝池真好真美,有事没事总想去那洗一洗手、擦一擦水。后来长大了,出远门了,看到了沟里的溪水汩汩长流,看到川道的河水蜿蜒不绝,才知道水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

夏秋季雨水多的时候,涝池几乎是满的,它犹如一面大大的圆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柳枝,满满的池水经常会引来一些鸟儿悄悄地落在池边喝水。夏天的夜晚,明亮的月光下总

有几只小青蛙在涝池边呱呱地歌唱,伴随着夏虫的低吟浅唱声,此情此景让人心旷神怡。地里干活回来的乡亲们总习惯先去涝池洗个头洗把脸洗洗脚,洗去一身的疲惫才回家。总有几个大一点调皮的孩会在中午偷偷地跳进涝池洗澡。涝池边还少不了几个女人手忙脚乱地洗着衣服,也不停地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拉着家常,本来平静的涝池水面就会泛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七十年代,农业现代化建设普及山村,引水上塬工程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大便利。各村都实现了简单的农业机械化,极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我们村在涝池旁边不远处用石头做了一个大水池,沟里水泉子旁边安装了抽水机,盖了机房,从沟底到塬里水池边架设了引水钢管。第一次抽水上的时候,我记得,几乎全村的人都在水池旁边等待,一股清水注入池中,全村人瞬间沸腾了,像过年一样的高兴……从此,我们村的涝池也成了村里的活动中心,大树下、水池边、涝池边,经常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忙

着各自的事情。哪家来了客人,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涝池边一打听就全知道了。涝池边几乎成了村里的信息中心,涝池边真热闹。

麦收的季节,涝池边是最热闹的时候。天气炎热,收庄稼的、打场碾麦子的,汗流浹背的人们去涝池边洗一洗头,洗洗脚,擦一擦身上的汗,再吃一锅子老旱烟,瞬间困意全无,浑身舒坦。牛群和羊群撒着欢儿到了涝池边,都要美美地喝上一阵儿水,才会在人们的吆喝声中恋恋不舍地离开。

冬天,涝池水少了,一点点的水也结成了冰,生产队便会安排人力清理涝池的淤泥,清理起来的一层黑泥土会安排人运到地里作肥料。忙碌了一年的涝池干干净净地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

如今,塬里建起了更大的钢筋混凝土蓄水池,水管通到每家人的院子里,吃水用水触手可及。昔日的涝池,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两边的柳树早已失去了踪影,只有村口那棵斑驳的古槐默默地见证着涝池的



● 陕北涝池

崔元成 摄

繁华过往。

每次回到村上,我都会围着涝池转一圈,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涝池是

我挥之不去的乡愁,它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镌刻着小山村的时代变迁,见证了我的成长。

猎取飞禽

陈国栋

记忆里1969年初那场大雪连续纷纷扬扬地下了几天,站在陌生的小山村窑背上,看着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我心中五味杂陈。兴冲冲离开故乡从北京来到陕北宜川插队,现实却是如此荒凉,心中对延安赛江南、宜川米粮之川的美好憧憬被击得粉碎。这就是革命圣地的现状吗?这就是我要扎根一辈子的穷乡僻壤吗?连日来的心情极度复杂,看着其他同学打着问号、眉头紧锁、纠结痛苦的表情,想必大家都彼此彼此吧。

烦躁的心情加之初到陕北大雪就封山,我们知青无所事事,每天村里转转,场院里、村周边上溜达溜达。那一天晴空万里,白雪皑皑的山峦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晶亮点。我和王德宝、刘长久三人又来到了窑背上。说笑间,一只漂亮的野鸡和几只野鸽子、几只麻雀在场院麦秸垛上用脚划拉着雪在麦秸垛里找食物吃,我们顿时互相看了一下,眼里都冒出来了亮光,尤其那只野鸡红黑相映的身子、长长的翎子,真肥呀。“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我们三人几乎是同时转身回到村里,我从饲养室找来了筛草料的大筛子、小筛子和一把扫帚,刘长久和王德宝从宿舍里把各自的行李绳拿来,同时还找来了一些小米和玉米粒。

我们返回场院距离麦秸垛远远的空地上,轻轻地把手上的雪扫干净,露出两块空地,然后把两个筛子分别放置在空地上,再分别用折来的树棍各自支起来半边,另半边接地,筛子距离地面的中间空隙只有18公分左右,树棍上拴着行李绳,然后在往筛子下撒小米和玉米,然后我们拉着行李绳,悄悄躲在场院边上的土坡下闭气凝神,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我们瞪圆了眼睛盯着麦秸垛上的野鸡、野鸽子和麻雀,它们旁若无人尽情地在麦秸垛上转来转去,不时啄食裹挟在麦秸垛里的食物。我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它们往我们设置好的圈套里钻,急得我们抓耳挠腮,真是急死人啦。

怎么办呢?刘长久站起来想把它们轰下来,王德宝说别动,飞了不回来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就悄悄站起来走到距离麦秸垛不远处,使劲咳嗽了两声,想吓唬一下让它们下来,可是那些吃得正欢的玩意就当我不存在似的,继续原地刨食吃。我一赌气,捡起几块土疙瘩扔了过去,它们立马跳起来向高空飞了。我们无奈,只好等着其他猎物上钩。这一等就是大半天,直等到下午都没再见到任何物种飞来,我们只好空手而归。第二天我们仍不死心。吃完饭,我们三人再次来到场院,虽然没见到任何飞禽,但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摆好圈套,等待着猎物钻进我们设置的陷阱。约莫一顿饭的工夫,六只灰色的野鸽子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大气不敢出,蹲在土坡下面,小心翼翼地盯着空中的猎物。只见它们盘旋了一阵子就飞到了筛子附近,我们是又高兴又担心,我心里默默地祈祷,赶快进去吃吧,别让我们的感情再落空啦,但它们只是看却不往里钻。

我看刘长久和王德宝两人拉绳子的手都

在颤抖,我假装稳重地说:“别激动,别慌,沉住气,耐心等待,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眼前。”实际我心里更着急。这时候有两只鸽子奔向大筛子跟前,探头叼了玉米粒,但它的身子并没有进去,其余四只野鸽子到了小筛子跟前,也是只探头叼食玉米粒身子不进去。我们无奈地对望着,谁也没敢动,继续观察,继续祈祷:“哪怕钻进去一只也行啊,我们不是义务饲养员啦。”

正在我们懊恼之时,一只野鸽子全身钻进了小筛子,王德宝就要拉绳子,我急忙按住他的手说:“别急,再等一等,肯定还会有进去的。”说时迟那时快,另一只野鸽子也全身钻进去抢夺食物去了。王德宝快速拉绳,两只野鸽子被扣住,而其他四只腾空飞跑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逮住了两只,我和刘长久迅速冲过去压住筛子,各伸进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猎物。摸到野鸽子那一刻,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欢喜,赶紧跑回窑里,拾掇好了放进锅里。同插队的三个女生闻听后一起跑来和我们打牙祭。那一顿饭真香啊,扫走了心中的阴霾。

从此,我们时不时就去套野鸡、野鸽子、麻雀。还别说,越玩越精,越来越有经验啦。插队几年,野鸡、野鸽子、麻雀没少吃,广阔天地,尽情发挥,看起来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过好猎手苦心、耐心、专心、用心的猎取。

后来,飞禽似乎越来越少啦,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知青也在干着这种猎取飞禽的事情。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改善生活、苦中作乐的往事,每每回想起来,都成了苦涩年华里一段又一段的趣闻。

追忆恩人蔡玉珠

刘台阳

延安作协新会员培训会议,安排“路遥故居及梁家河知青旧居现场教学”,我随着活动的车辆从延安新城出发了。大巴车上,我与知青代表李增春老人,谈起当年北京知青对陕北这块土地的贡献和影响时,我特别提到要感恩当年在延川插队遇到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李老问我:“她是谁?”我告诉他:“那位女知青的名字叫蔡玉珠。”他当即告诉我:“就在头一天,蔡玉珠不幸谢世了。”我当时十分惊恐。不一会儿,发现手机朋友圈里发出同样的消息,我开始万分的悲伤。

我的这位恩人蔡玉珠,我一直在找她,但就是找不到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传来的却是她离世的噩耗。今年,她应该年龄不会很大。她也许还不一定知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曾经受到过她的恩泽。这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陕北大地上下叱咤风云的人民公社女书记,怎么会这样美好幸福的时代,过早地撒手人寰呢?我不知道她在离开公社书记的岗位后去向何方?但是我永远记得她,她是一个好人,她是我人生旅途中第一次遇到的铁面无情、关爱百姓的好“父母官”。

1974年12月,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是延川县马家河公社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当时的升学政策是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上高中,学校领导给公社党委的意见是暂不推荐我上学。理由很简单,我虽然学习比较好,但是家里太穷,连吃饭都很困难,哪里还有钱再供孩子上学?他们害怕把我推荐上

去,一旦穷得上不起学,就把这个名额浪费了,还不如直接推荐别的孩子上呢。我父亲是读过书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此他心里愤愤不平,就独自跑到公社找领导理论此事。时任马家河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蔡玉珠同志,正巧接待了我的父亲。父亲将事情原委告诉她后,她当即拿出学校提交上来的学生成绩册核查,发现我的毕业成绩在全年级前十名之内,年龄尚小,她当即就打电话叫来学校领导处理此事。学校领导说明了不推荐的理由后,我父亲马上表态:“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儿子供出来上大学。”这句话戳中了问题的要害,也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于是蔡玉珠书记直接推荐我上了高中。

一时间,蔡书记主持公道、实事求是、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疾苦、注重教育事业、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当地传为佳话。而父亲在蔡书记身边表态的那句话,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时刻敲响警钟,激励了我一辈子。我在30岁时,终于圆了大学梦,最后回到工作岗位,下乡镇当领导,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回忆起恩人蔡玉珠,我又想起过去那些艰难困苦岁月,想起当年北京知青在陕北发生的无数可歌可泣鲜为人知的故事。受北京知青影响改变一生志向、受北京知青帮助改变一生轨迹的陕北青年,何止是我一人,又何止一类。有时我常在想,如果没有

当年那批北京知青,给我们贫穷落后的陕北人民带来先进文明的理念和文化思想,说不定我们陕北的贫困落后还不知道要向后延续多少年呢?换句话说,几千名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就劳动本身的意义或力量而言,对陕北这块土地的贡献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像火种一样,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良传统和文明,把当代社会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经验,有意无意地带到陕北来,播种到陕北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带动陕北人民战天斗地,让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代陕北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历史意义和社会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更是无法估量的。这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创新与守旧,科学与无知,思想和理念直接碰撞后产生的火花,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彼此双方几代人的身上,产生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力量。由此,我觉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也是推动滚滚向前历史车轮的强大动力,他们的伟大贡献早已写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史册。我有幸经历这段历史,更感恩这段历史。

今天,借此文,献给那些曾经从北京来到过我们陕北的人,并且沉痛哀悼那些曾经为了这片土地献出宝贵生命的北京知青,包括我的恩人蔡玉珠。同时,寄托我对她的哀思,祝她一路走好!

走过青春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 北京知青重回延安在延河边留影



● 原延安县下坪公社李家砭知青回到村上



● 北京知青向延安知青博物馆捐赠文物